

二〇一七年春天，劉宸君與旅伴梁聖岳從印度出發，一路前往尼泊爾登山旅行，然而途中遇上當季罕見大雪，使兩人受困岩洞中四十七日，搜救隊找到兩人時，劉宸君已在三天前過世。劉宸君貼身攜帶的旅行筆記，以及給親友的書信，由旅伴帶了回來。在此收錄他旅途中最後幾天的文字，共同見證一個年輕心靈的自我追尋。

文、圖片提供／春山出版

我從沒有這種瘋狂書寫的衝動，即使曾經有過，也不曾像現在一樣瘋狂思念著。洪堡德有時也會陷入「在~~夜~~晚瘋狂寫信的時刻」，但他隔天便會忘記這件事，要幾個月後才有可能再次發生這種情況。在超過海拔3500公尺的這幾天，我激烈地陷入回憶的狀態，即使這麼做是有風險的，但回憶仍無時無刻像寒冷一樣侵襲我的腦海。人生跑馬燈不只是瀕死的時刻才發生，事實上在獨自一人時就不斷在發生著。接近死亡時，~~就像~~不過是影片的最後幾節，你下意識地~~發~~驚聲「啊幹」，結束的時刻。那時我們必須下切~~切~~，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就開始「他法」。為了避開自面積雪的山壁，過於陡峭的地勢，我們一手扶著山壁，打算慢慢沿著山腰之字型到達下頭。但我在積雪點踩出腳印時踩得不夠硬，一腳不穩，另一腳偏偏又踏進大腿深的積雪，重心不穩的結果導致我開始滾落山壁。一墜空百之後，求生的本能迅速填~~補~~補縫隙。我將手插進雪裡，~~硬生生~~身體才停止滾動。本能地

營地生活



Date: 2017/2/22

Trekking from: Salaukhu Khola 附近營地 → Fikuri → Kaule Besi Bazaar

在溪谷紮營對我是件具有特殊意涵的事。試想像山和山之間有一個既開闊又隱密的地帶，人們下到這裡捕魚、煮茶、紮營，就像活在巨大的搖籃裡面似的。尤其到了夜晚，當你走出帳篷取水，會先被谷風吹醒，內裡和末梢的感官因而變得異常敏銳。你必須放輕腳步，憑藉腳尖的力量，將體重從這顆石頭移到另一顆石頭，當你這麼做時，會突然以為星辰和月亮如此近地陪伴著你，但它們不過只是如實地在那裡而已，你突然成了全世界最寂寞的人。

你必須面對黑暗，隨之抗衡的是在黑暗中生成的光明。你握拳面對著山壁，溪裡石頭彷彿能夠浮出水面。《複眼人》裡複眼人只在某些情形下出現並與人對話：獨處的時候、陷入必須面對什麼的時刻。哈凡的伊娜和複眼人說話時就是在溪邊，而哈凡終於追上尋找廖仔屍體的伊娜時，「伊娜的頭髮在水裡散開，變成一朵黑色的花。」

我在暗夜的溪谷謹慎呼吸時，真的會以為複眼人隨時都會來跟我說話。我以為他會朝我走來；我準備迎接他的到來，心裡面也有東西一直向外流去。去過排骨溪之後，我虛構了他的死亡，用文字重現此地人們古時征戰的情形；最終一切終將逝去，而重現、逝去即是生和死的往復。從前的我可能會這麼說，但現在……

* 尼泊爾老婦人VS.緬甸（東北）老婦人

* Where are you going? Fikuri婚禮坐我對面的男孩圍著深色KATA問我。

如果有天你死了

我想我會去旅行

我得去確認世界是不是好的

值得你為了它的魅惑

而不及經歷

如果出發那天到來，我會對著海說：

「海是罩籠於山脈之上的澄藍天色

眼淚形成石塊

些微捲曲的島嶼邊緣

掀起回返的長浪

若一來一往稱得上是悲傷

將不再有任何物質被容許吸納。」

自此我背海而行

卻仍面向另一端的海岸

我暫時判定，

世界不是好的

因海的聲音不會止息

但我必須相信世界是好的

如同相信你已然死去

我站在島的中央

用山脈創造陰影，交換

彷彿窒息的祕密

像時間自植物的孔隙穿越而來

生命流瀉於地

萎頓的壞朽光亮

溫煦如是

如果你死了，請原諒我

因為我的世界可能

沒有你的那麼好

——海太憂傷，山過多裂縫

但也不是真正不好

因你未曾經歷的好

將化為困惑未明的時間方格

傾斜底活著

——劉宸君〈旅人之死〉

Date: 2017/2/26

Trekking from: 小屋 → Sertung

自從離開Kaule besi後，就沒有遇到什麼村子了，只有零零星星要回Rupchet的村民，以回憶的角度看來，向他們問好的同時意味著該向某些事物說再見了，但在當下我們可能尚未意識到這件事；你以為自己不過是繼續往哪個方向走去，對於正在走進什麼卻毫無覺知。

前兩天的山徑以陡上居多，在二十三號過夜的溪谷營地前，我們不曾發現雪的蹤跡，要是雪線再低一些，這幾天的生活可能會發生全面性的改變：事實上我們難以指出什麼事情會造成全面性的改變；可能是一雙被遺忘的手套，調整得稍微不平均的背包側帶，也有可能是喜馬拉雅熊的爪印，地震中塌毀的山路，或者是我們終於接上正確的路徑、離Sertung村只剩一公里時所見的喜馬拉雅猴（待確認，白面）。

二十三號時，我們不斷抓緊每個與村民相遇的機會，儘可能確認往Rupchet的路徑是否正確。每個人指著遠方的路的手勢和眼神都不一樣，有些人會背向遠方直接對空比劃出一條彷彿不存在的路徑，而有些人會鎖定遠方，使遠方成為真切存在的事物。

在谷地紮營是種完全令人無法想像的可怕，在沒有刀的情況下，砍斷樹枝做為柴火是幾乎不可能的，只能撿拾落在地上的木頭或村民砍樹劈出的木屑。但即使已然生火，低溫還是以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方式滲入我們的帳篷裡、身體裡。你在將近清晨時分醒來，所有置放在帳篷外的裝備都結了一層霜，而夜晚的氣溫也超過了你睡袋的極限溫度，只能在睡袋裡不斷發抖。離開谷地時，我們仍然必須將所攜帶的衣物全數穿上走一段路，才能脫離缺乏陽光的冰冷所在。

已經開始不再相信自己所設定的時程，也不能全然倚賴地圖上的路徑；村子裡的人報得路時常比地圖上的路輕鬆許多，能夠走平緩的古道。但時間時常是不可信的。

- ✧ 尼泊爾人→映著山的民族、肖像（背山、面山的時刻）
- ✧ 要學生火必須從顧火開始學起→必須先瞭解火的特性

我從沒有這種瘋狂書寫的衝動，即使曾經有過，也不曾像現在一樣瘋狂思念著什麼。洪堡德有時也會陷入「在夜晚瘋狂寫信的時刻」，但他隔天便會忘記這件事，要幾個月後才有可能再次發生這種情況。在超過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這幾天，我激烈地陷入回憶的狀態，即使這麼做是有風險的，但回憶仍然無時無刻像寒冷一樣侵襲我的腦海。

人生跑馬燈不只是瀕死的時刻才發生，事實上在獨自一人時就不斷在發生著。接近死亡時，不過是影片的最後幾節，你下意識地罵聲「啊幹」，就開始步入結束的時刻。那時我們必須自一面積雪的山壁下切，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為了避開過於陡峭的地勢，我們一手扶著山壁，打算慢慢沿著山腰之字型到達下頭。但我在積雪上踩出腳點時踩得不夠硬，一腳不穩，另一腳偏偏又踏進大腿深的積雪，重心不穩的結果導致我開始滾落山壁。一陣空白之後，求生的本能迅速填補縫隙。我本能地將手插進雪裡，身體才停止滾動。

接回沒有積雪的山徑後，我陷入接近譫妄的狀態，瘋狂地想離開這他媽的一切。但離開地獄的方法是只能繼續行走，連流出一滴眼淚的時間都不被容許。是真的沒有那個時間。

在白天看來親切而美麗的地方，到了夜晚卻會成為登山者的地獄。當然，你能夠在太陽隱沒之前看出一些跡象，變成枯骨的樹木意味著季節的殘酷，霜凍的草原則意味夜間驟降的氣溫。儘可能不要全然信任任何地方，即使必須倚靠它。

@Sertung

- ✧ Singla南北向，北面雪多／牛羊四月上山，十一月下雪前下山
- ✧ 溪谷都是硬冰

Date: 2017/3/1

今天早晨吃飯時感覺左下排某顆剩下一半的牙齒開始鬆動，這是昨天吃Roti時不小心咬到過焦的部分造成的。把米、麵粉和睡墊用力塞到大背包底層，將更輕的事物疊在上層，即將打包完成準備離開前，我用各種方式想直接把那顆牙齒搖下來。留了一些血和無數疼痛之後，牙齒總算脫落了，但我卻也開始暈眩，走了一小段草木叢生的陡上路就無法再繼續前進。

於是我們又回到溫泉附近的營地，將帳篷重新搭好、營火重新升起。幸好昨天撿了過多的柴，不需擔心一整天無柴可用。我躺進帳篷裡，即使蓋了睡袋，身體還是些微發冷，暈眩也沒停止的跡象。

雖然如此，我們卻也得到一整天的營地生活。我們的營帳紮在吊橋下方，離溫泉水池只需要幾公尺，為了避免隔日清晨水氣凝結弄溼帳篷，我們設法使營火的熱氣能夠進入帳篷。

出發的日子至今，我們的營地生活儼然形成一些規則和規律。我主要負責的工作是撿柴，岳負責生火和煮飯，其他瑣事也幾乎是我在處理，因為岳不能離開那堆火。

在缺乏山刀之類工具的情況下，只能盡量搜尋掉落的乾柴。在低海拔地區（兩千公尺以下）的溪谷地帶通常能撿到岸邊的枯枝落葉，如果往高處走，也能在山徑上撿到乾燥的木頭（氣候不溼、砍柴的木屑）。高於兩千公尺、又是在迎風面的山坡，則能夠輕易撿到經歷風霜、枯骨一般的樹幹和枝條（種類？）。

在溫泉營地這裡，我分別在以吊橋連接的兩座山上撿拾木柴。靠近我們這一側是背負木柴（有葉和無葉）的婦人家。大約早上九點她們空著手到吊橋另一頭砍柴，下午三四點才會一籃一籃地回到這一頭。另一頭的山徑上能夠撿到許多廢棄的木頭，也有許多乾燥的動物糞便。羊和驢子會列隊過橋，小羊的叫聲很像嬰兒哭泣。



劉宸君

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生於苗栗，二〇一六年入學東華大學華文學系。二〇一七年一月與旅伴梁聖岳前往印度，於二月底入境尼泊爾，並進行預計一個月的塔芒及藍塘山區健行。三月中旬遇當地百年大雪，受困於納查特河谷旁的岩石洞穴，並於同年四月底去世。喜愛文學、移動與旅行，攀登、健行的山域多屬於海拔一千兩百至三千公尺的中級山山區。

節選自劉宸君作品《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將於七月由春山出版。